

新北市土城安和國小 109 學年度上學期三年級生命教育心得報告

三袋米

方文彬老師彙整



母親討得的三袋米，這是世上用金錢買不到的糧食……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。這是個特困家庭。兒子剛上小學時，父親去世了。娘兒倆相互攙扶著，用一堆黃土輕輕送走了父親。

母親沒改嫁，含辛茹苦地拉扯著兒子。那時村裡沒通電，兒子每晚在油燈下書聲琅琅、寫寫畫畫，母親拿著針線，輕輕、細細地將母愛密密縫進兒子的衣衫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當一張張獎狀覆蓋了兩面斑駁陸離的土牆時，兒子也像春天的翠竹，噌噌地往上長。望著高出自己半頭的兒子，母親眼角的皺紋張滿了笑意。

當滿山的樹木泛出秋意時，兒子考上了縣裡的重點一中。母親卻患上了嚴重的風濕病，幹不了農活，有時連飯都吃不飽。那時的一中，學生每月都得帶 30 斤米交給食堂。兒知道母親拿不出，便說：「娘，我要退學，幫你幹農活。」母親摸著兒的頭，疼愛地說：「你有這份心，娘打心眼兒裡高興，但書是非讀不可。放心，娘生你，就有法子養你。你先到學校報名，我隨後就送米去。」兒固執地說不，母親說快去，兒還是說不，母親揮起粗糙的巴掌，結實地甩在兒臉上，這是 16 歲的兒第一次挨打……

兒終於上學去了，望著他遠去的背影，母親在默默沉思。

沒多久，縣一中的大食堂迎來了姍姍來遲的母親，她一瘸一拐地挪進門，氣喘吁吁地從肩上卸下一袋米。負責掌秤登記的熊師傅打開袋口，抓起一把米看了看，眉頭就鎖緊了，說：「你們這些做家長的，總喜歡占點小便宜。你看看，這裡有早稻、中稻、晚稻，還有細米，簡直把我們食堂當雜米桶了。」這位母親臊紅了臉，連說對不起。熊師傅見狀，也沒再說什麼，收了。母親又掏出一個小布包，說：「大師傅，這是 5 元錢，我兒子這個月的生活費，麻煩您轉給他。」熊師傅接過去，搖了搖，裡面的硬幣叮叮噹噹。他開玩笑說：「怎麼，你在街上賣茶葉蛋？」母親的臉又紅了，支吾著道個謝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
又一個月初，這位母親背著一袋米走進食堂。熊師傅照例開袋看米，眉頭又鎖緊，還是雜色米。他想，是不是上次沒給這位母親交待清楚，便一字一頓地對她說：「不管什麼米，我們都收。但品種要分開，千萬不能混在一起，否則沒法煮，煮出的飯也是夾生的。下次還這樣，我就不收了。」母親有些惶恐地請求道：「大師傅，我家的米都是這樣的，怎麼辦？」

熊師傅哭笑不得，反問道：「你家一畝田能種出百樣米？真好笑。」遭此搶白，母親不敢吱聲，熊師傅也不再理她。

第三個月初，母親又來了，熊師傅一看米，勃然大怒，用幾乎失去理智的語氣，毛辣辣地呵斥：「哎，我說你這個做媽的，怎麼頑固不化呀？怎麼還是雜色米呢？你呀，今天是怎麼背來的，就怎樣背回去！」

母親似乎早有預料，雙膝一彎，跪在熊師傅面前，兩行熱淚順著凹陷無神的眼眶湧出：「大師傅，我跟您實說了吧，這米是我討……討飯得來的啊！」熊師傅大吃一驚，眼睛瞪得溜圓，半晌說不出話。

母親坐在地上，挽起褲腿，露出一雙僵硬變形的腿，腫大成梭形……母親抹了一把淚說：「我得了晚期風濕病，連走路都困難，更甭說種田了。兒子懂事，要退學幫我，被我一巴掌打到了學校……」

她又向熊師傅解釋，她一直瞞著鄉親，更怕兒知道傷了他的自尊心。每天天才濛濛亮，她就揣著空米袋，拄著棍子悄悄到十多里外的村子去討飯，然後挨到天黑後才偷偷摸進村。她將討來的米聚在一起，月初送到學校……母親絮絮叨叨地說著，熊師傅早已潸然淚下。他扶起母親，說：「好媽媽啊，我馬上去告訴校長，要學校給你家捐款。」母親慌不迭地搖著手說：「別、別，如果兒子知道娘討飯供他上學，就毀了他的自尊心。影響他讀書可不好。大師傅的好意我領了，求你為我保密，切記切記！」

校長最終知道了這件事，不動聲色，以特困生的名義減免了兒子三年的學費與生活費。三年後，兒子以 627 分的成績考進了清華大學。

歡送畢業生那天，縣一中鑼鼓喧天，校長特意將母親的兒子請上主席台，此生納悶：考了高分的同學有好幾個，為什麼單單請我上台呢？更令人奇怪的是，台上還堆著三隻鼓囊囊的蛇皮袋。此時，熊師傅上台講了母親討米供兒上學的故事，台下鴉雀無聲。校長指著三隻蛇皮袋，情緒激昂地說：「這就是故事中的母親，請這位偉大的母親上台。」

兒子疑惑地往後看，只見熊師傅扶著母親正一步一步往台上挪。我們不知兒子那一刻在想什麼，相信給他的那份震動絕不亞於驚濤駭浪。於是，人間最溫暖的一幕親情上演了，母子倆對視著，母親的目光暖暖的、柔柔的，一絡兒有些花白的頭髮散亂地搭在額前，兒子猛撲上前，摟住她，嚎啕大哭：「娘啊，我的娘啊……」。